

- (P1) 肯尼亚共产党揭穿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阴谋
- (P6) 巴西的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 (P8) 南斯拉夫新共产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特别电话会议上的发言
- (P11) 菲律宾新人民军女战士：幸福就在革命中
- (P14) 从法国劳动力市场看父权制
- (P17) 为什么不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希腊共产党纲领的相关理论问题》连载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国际
红色
通讯**

2022 年第 3 期

2022 年 2 月 24 日

周刊

请您向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正义事业的朋友传播本文件

允许在互联网上复制、刊载本文件内容，无需授权

刊载时建议注明出处：国际红色通讯

本电子刊物订阅方式：

1.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 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 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 irn3000@outlook.com

(无需费用。三选一即可)

公众号：国际红色通讯 3rd

知 乎：IRN3.0

微 博：IRN3-0

网 站：irn.red

(以上信息不保证长期稳定可用)



公众号二维码

肯尼亚共产党揭穿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阴谋



来源：肯尼亚共产党网站

时间：2021 年 4 月 23 日

作者：肯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本尼迪克特·瓦希拉（Benedict Wachira）

链接：<https://communistpartyofkenya.org/87-recent-news/215-a-call-to-kenyans-to-reject-the-privatisation-of-state-owned-assets>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朱比利政府^[1]一直在采取大胆措施，试图将公共机构私有化。2020 年 4 月 20 日，旅游和野生生物部首席秘书萨菲娜·奎奎·宗古女士（Ms Safina Kwekwe Tsungu）下令关闭肯尼亚乌塔利学院（Utalii College）^[2]，理由是“学院及其酒店无法筹集运营资金”。她进一步表示，在该部制定“可盈利的运营计划”之前，学院将被关闭。据该部称，“政府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该酒店没有带

来收入，成了一个负担。”

2020 年 5 月，码头工人工会（Dock Workers Union）揭露了肯尼亚港务局（Kenya Ports Authority, KPA）将蒙巴萨港（Mombasa Port）的 4、7 和 8 号泊位私有化的计划，这些计划损害了肯尼亚工人和肯尼亚人民的利益。肯尼亚港务局为自己辩护说，并未将泊位私有化，而只是“出于效率，将泊位和棚屋出租和外包给私人运营商”。

2020 年 7 月 2 日，当地日报报道称，农业部已经确定了糖业振兴计划，企图

^[1] 肯尼亚现任执政党为朱比利党（Jubilee Party）。——译注

^[2] 肯尼亚知名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译注

“注销国有工厂和外包机构的债务，停止进口红糖，并通过至少 20 年的长期租赁模式开始工厂私有化。”通过计划租赁指定用于私有化的国有工厂，包括恩佐亚糖业（Nzoia Sugar）、切米利尔（Chemilil）、南尼扬扎（South Nyanza）、米瓦尼（Miwani）和穆霍罗尼（Muhoroni）等糖厂^[3]。

私有化的进攻一直在持续

自十多年前私有化委员会（Privatisation Commission）成立以来，对这些和其他公共实体的私有化冲击一直在进行。历届政府一直想把乌塔利学院及其酒店卖给控制旅游业的资本家，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自 2002 年以来，蒙巴萨港被以外包处理和非核心服务的名义一步步私有化。潜在的受益人据称是与肯雅塔（Kenyatta）、莫伊（Moi）、齐贝吉（Kibaki）、奥廷加（Odinga）和乔霍（Joho）家族有联系的政治家和商人，以及其他通过窃取和分配公共资产，将丰厚的政府招标判给自己，通过肯尼亚工业地产（Kenya Industrial Estates）、肯尼亚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Kenya）、工业和商业发展集团（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以及工业发展银行（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nk）等国有企业的优惠和优惠贷款来为

^[3] 均属肯尼亚十大糖厂之列。——译注

他们的私人企业提供资金的人。总而言之，是通过盗窃和其他可疑的方式。

从 2007 年起，几乎所有的制糖企业都已在私有化，而资本家们的唯一绊脚石是来自这些糖厂所在社区的英勇而持续的抵抗。

自 2005 年颁布《私有化法案》（Privatisation Act）以来，肯尼亚人被抢走了几家有价值的半国营企业，包括肯尼亚电力公司（Kenya Electricity Generating Company）（2006 年）、肯尼亚铁路公司（Kenya Railways Corporation）（2006 年）、肯尼亚 Telkom 公司（Telkom Kenya）^[4]（2007 年）、穆米亚糖业公司（Mumias Sugar Company）^[5]（2006 年）、肯尼亚再保险公司（Kenya Reinsurance Corporation）（2007）和 Safaricom 公司^[6]（2008）。

许多其他公有企业也处于私有化的进程中，包括肯尼亚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Kenya）（由于肯尼亚商业银行的并购，这一进程现已基本完成）、肯尼亚联合银行（Consolidated Bank of Kenya）、肯尼亚发展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Kenya）、东非波特兰水泥公司（East African Portland Cement Company）、肯尼亚葡萄酒代理有限公司（Kenya Wine Agencies Limited）、农业化学与食品公司

^[4] 肯尼亚第三大电信运营商。——译注

^[5] 肯尼亚最大的制糖企业。——译注

^[6] 肯尼亚第一大电信运营商。——译注

(Agro-Chemical and Food Company)、数控加工复合体 (Numerical Machining Complex)、肯尼亚肉类委员会 (Kenya Meat Commission) 和一些国有或国家掌握主要/控制性股份的酒店，其中包括希尔顿酒店、洲际酒店、山庄酒店、尼耶利方舟山林酒店、日落酒店、卡巴奈酒店、埃尔贡小屋、科尼亚狩猎小屋和酒店 (Hilton Hotel, Intercontinental Hotel, Mountain Lodge Hotel, Ark Hotel Nyeri, Sunset Hotel, Kabarnet Hotel, Mount Elgon Lodge, Kenya Safari Lodges and Hotels) 等等。

首次公开募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直接出售

资产所有者想要将企业私有化时，提供的借口因企业状况而异。如果想将肯尼亚电信公司 Safaricom 和肯尼亚电力公司 KENGEN 等盈利且高效运行的半国营企业私有化，它会声称希望所有肯尼亚人都能享受这些公司的利润，而且他们通常使用“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 IPO) 的路线。

有人认为，通过首次公开募股，每个肯尼亚人（包括那些买不起像样饭菜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购买半国营企业的部分股份，并直接享受由此产生的红利。肯尼亚政府中资本主义的推动者没有告诉肯尼亚人的是，这些半国营企业实际上是从所有肯尼亚人那里偷走的，并被少数能够负担

这些公司价值数十亿先令的股份的人据为己有。所谓所有权的平等机会，实际上只属于富人阶级，而不是所有人。

当他们想将盈利的、但同时受到腐败和（或）效率低下的损害的实体私有化时，或者他们可以预见到群众会强烈反对时，他们会使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的路线。这包括租赁、外包、特许经营和租赁/建造和拥有/运营模式。这种例子包括肯尼亚港务局 (Kenya Ports Authority) 和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 (Jomo Kenyat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货物装卸服务的租赁，肯尼亚铁路的第一次私有化，大多数公共机构的安保和清洁服务外包，甚至一些国家机构中人力资源职能的外包。

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群众被蒙蔽，并被告知私人实体不是要从他们那里偷窃，而是要铲除腐败并提高机构效率。实际上，以利润为唯一目的的私营实体最终会解雇工人、让留下的工人们过度工作和遭受虐待，减少工人获得的福利，并采用所有快捷的方法帮助他们实现最终目标。而这个最终目标就是：利润！在这种安排下，政府（公共部门）需要承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损失或大量投入。基本上，第一个 P（政府）承担所有的损失和投资成本，而第二个 P（社会资本）则以零风险的方式拿走所有利润！

第三，如果半国营企业因管理不善、任人唯亲、蓄意破坏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倒

闭，他们选择的途径是出售，要么通过拍卖、特价出售，要么通过战略出售，有时还通过特许经营/长期租赁。典型的例子，包括肯尼亚铁路公司和肯尼亚电信公司 Telkom 的私有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像糖厂和酒店的私有化计划一样，政府（主要是肯尼亚人民）不得不承担所有损失，有时在出售之前，纳税人的数十亿先令被用来对公司进行改革，或作为某种形式的激励惠及可能的买家。尽管对管理不善的实体来说，合乎逻辑的事情是更好地管理它，但资本家更喜欢将管理不善作为将相关国家实体私有化的借口。

国有公司的管理不善和破坏有时是故意进行的，其长远目标是将这些公司私有化。例如，尽管乌塔利酒店和其他国有酒店只能勉强维持财务上的稳定，但政府却继续每年在大型私营酒店的会议和拓展活动上花费数十亿先令。首先充分利用国有控股酒店的承载量，然后再从私人酒店采购此类服务，才是谨慎的办法！

肯尼亚管道公司（Kenya Pipeline Corporation）是该地区最大的公司之一。肯尼亚管道公司拥有 1360 亿先令的资产基础，2018 年和 2017 年的利润分别为 124 亿先令和 115 亿先令。然而，肯尼亚管道公司在巴克莱银行、肯尼亚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Kenya）、渣打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公平银行（Equity）、KCB 和 CFC 标准银行（CFC Stanbic bank），而不是在联合银行和肯尼亚发展银行等国有银

行设有本币和外币账户。资产基础超过 40 亿先令的内罗毕大学，也以巴克莱银行为主要银行。大多数半国营企业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政府与私人机构进行数十亿先令的交易，从而使国有企业缺乏急需的资金，当这些国有机构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却以管理不善等为借口，将这些公司出售给私人，开始与现在的私人公司做生意，并将情况的好转归功于私有化而不是政府的支持！

半国营企业不是营利性组织

归根结底，半国营企业不是营利性机构。半国营企业的作用是为所有肯尼亚人，尤其是大多数穷人提供易得、优质、可负担的服务。半国营企业是让群众免受私人实体剥削的保护者，是国家建设的工具和支柱。此外，半国营企业和其他公共实体在“市场”中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他们通过教育、进口代替措施等提供就业，并发展地方实力。而国有资产私有化直接威胁着我国的繁荣和包容性发展。

例如，肯尼亚乌塔利学院是富有盛（恶）名（(in)famous）的 1965 年第 10 号会议文件（《非洲社会主义及其在肯尼亚规划中的应用》^[7]）的产物。在该文件中，政府决定成立一所“为酒店、餐厅、旅馆

^[7] 这是 1965 年肯尼亚政府颁布的施政纲领。原文称其“(in)famous”可能是因为其“打着社会主义之名发展资本主义”（引自蒋晖《非洲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断想》）。——译注

经理和工人提供的培训学校”，以促进旅游业与生态保护，从而创造就业、增加硬通货，并带来更多好处。自成立以来，学院在酒店及相关领域培养了优质、精干和自信的员工。它不仅为肯尼亚人提供了可负担的培训机会，来自非洲各地的许多学生也都争相进入乌塔利学院。追求利润从来都不是创建这家学院和酒店的原因。

如果将同样的“营利”论点扩展到所有其他公共机构，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卫生部为了利润而开设或关闭肯雅塔国立医院（Kenyatta National Hospital, KNH），那么这家医院早就关闭了。另一方面，当肯尼亚人听说有这样一家国有企业，它以向所有人提供服务为主要目标，却正在营利时，他们理应非常担心。问题在于，营利的代价是什么？在肯雅塔国立医院的例子中，这意味着向患者收取更多费用，从而使医院获得更多利润。这也意味着工人的工资较低，工作过度，以便让院方赚取利润。这将意味着这家医院对穷人而言遥

不可及，而对工人来说形同仇敌。

这种对利润的痴迷甚至蔓延到了公立大学，现在政府要求它们保持盈利，否则就有关门的风险。高等教育已转变为一门生意，大学竞相提供“适销对路”的课程，而不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需要的课程。这一变化的后果包括：实践/技术课程的降级、教学质量的下降、研究经费的减少，以及可能对社会不太有用的毕业生的出现。

肯尼亚人必须拒绝一切形式的私有化。私有化是将公共财富分配到少数人手中。私有化意味着失业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私有化导致贫困。正如社会主义者多年来坚持的那样，私有化就是盗窃。因此，肯尼亚共产党呼吁所有工人、所有工会和所有爱国的肯尼亚人反对正在进行和计划中的私有化进程，并进一步要求将已被私有化的公司重新国有化，让所有策划并从私有化中受益的人付出代价。

（正方、Spark 译 阳阳 校）

巴西的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来源：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网站“团结网”（SolidNet）

时间：2021年11月9日

链接：<http://solidnet.org/article/Brazilian-CP-PCB-successfully-holds-its-XVI-Congress/>

在“为了人民的政权，走向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巴西的共产党（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 PCB）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1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圣保罗胜利召开。在新冠疫情的困难条件下召开的本次大会，实施了所有防疫相关的措施。本次大会是党内共识长期积累的结果。全国各地所有党组织积极参与讨论，由各州党代会选举出的数百名与会代表来自从阿克雷到里约热内卢的全国所有地区。本次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其中50%是新成员，并再次选举埃德米尔森·科斯塔（Edmilson Costa）同志为总书记。

大会讨论和深化了即将卸任的中央委

员会（2014年十五大选举产生）总结的一系列结论。这些结论包括巴西的共产党的政治和理论立场，在工人阶级和人民运动中的组织和行动形式，并已在州和各级党组织层面得到充分讨论。在全国层面，代表们过去两天里通过分组讨论和全体会议的方式对这些议题进行了更加丰富的讨论。这些充分而友好的辩论丰富、完善了十六大决议的内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将在系统整理后尽快公布这些决议。

在大会期间，我们对巴西无产阶级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明了斗争策略以及工人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矛盾。大会还通过了旨在实施巴西革命的社会主义战略的斗争纲领，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组织

的理念和实践层面的决议。这将有助于我们共产党更深一步地扎根于巴西工人阶级，加强工作质量、一致性和意识形态坚定性。

大会结束时选出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现在负责实施由党内重大讨论产生的这些决议和指导方针。这些讨论加强了共产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所有党员都有机会直接加入到巴西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路线、组织和行动形式的决策中来。

巴西的共产党重申了巴西革命的社会主义战略，深化了对巴西和世界当代现实的批判性解读，指出整个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攻击的统一斗争需要一个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阵线。这一阵线将确保无产阶级在政治、组织和阶级上的独立性，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做斗争，使得革命力量能够同时既反对反动进攻与新法西斯，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中的改良主义和阶级幻想。我们重申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道路，它必将从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开始，从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建设开始。这一阵营是与资本主义决裂、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走向共产主义所必需的阵营。

巴西的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巴西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政策的最新成就，证明了我们党在城市和农村工人、年轻人、妇女、黑人、原住民、LGBT 运动中的成长，证明了在最广泛的运动中反对巴西资本主义秩序、坚持国际主义团结以及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战士的成长。这

是巴西的共产党为建立人民政权、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的工作还将继续，我们将战斗在未来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前沿，迎接 2022 年——我们党成立 100 周年和重建 30 周年的到来。^[1]

巴西的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得到了国内一些政治和群众组织、全世界数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祝贺。这证明了巴西的共产党加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组织的联系、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传统与实践政策的正确性。

巴西革命和社会主义万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

巴西的共产党万岁！

（**食语虫** 译 **索洛缅卡** 校）

^[1] 巴西共产党（英文 Communist Party of Brazil, 葡文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CPdoB）成立于 1922 年。1961 年，为谋求合法登记更名为巴西的共产党（英文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 葡文 Partido Comunista Brasileiro, PCB），立场亲苏；同时，分裂出一个立场亲中的集团，仍沿用原巴西共产党的名称，存续至今。

在修正主义的多年影响以及苏东剧变的冲击下，1992 年巴西的共产党多数派决定放弃马列主义，解散共产党，成立社会主义人民党；少数派认为仍要坚持马列主义，并重新建立了巴西的共产党，即为今日的巴西的共产党。因此，文中说 2022 年是巴西的共产党“重建 30 周年”。

目前，巴西共产党规模大于巴西的共产党，前者党员 39.6 万名（2019 年），后者党员 1.2 万名（2017 年）。与 60 年代分裂之初相比，两党的观点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巴西共产党在部分地区执政，较多地参与了对资本主义的治理，自称“纲领的核心是为新的国家发展计划而斗争，以此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巴西道路”（2021 年。见 <https://irn.red/posts/20210803001/>）；而巴西的共产党对“通过选举和体制内辩论就能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持批判态度（2017 年。见 <https://irn.red/posts/20180711002/>）。——译注

南斯拉夫新共产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特别电话会议上的发言



来源：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网站“团结网”（SolidNet）

时间：2021年12月11日

链接：[http://solidnet.org/article/Extraordinary-TeleConference-of-the-IMCWP-](http://solidnet.org/article/Extraordinary-TeleConference-of-the-IMCWP-Contribution-of-NCP-of-Yugoslavia/)

[Contribution-of-NCP-of-Yugoslavia/](http://solidnet.org/article/Extraordinary-TeleConference-of-the-IMCWP-Contribution-of-NCP-of-Yugoslavia/)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代表南斯拉夫新共产党（New Communist Party of Yugoslavia）向大家致以热烈的敬意，并向大家转达我党党员和支持者们的战斗问候。我还想特别感谢希腊共产党和土耳其共产党为组织这次电话会议所做的巨大努力和贡献。

亲爱的同志们，

在新冠疫情期间，全世界最富有的2000余名富翁的财富总和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万亿美元。另一方面，新冠病毒危机使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1亿人陷入了极端贫困。世界上每天有超过3万名儿童死于疾病和饥饿，数以亿计的人处于缺水状态。在“自由世界”，数千万人

缺少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或生活在下水道和集装箱中。新冠疫情带来的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作岗位的丧失，使得1亿工人陷入贫困。

在塞尔维亚，新冠疫情同样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塞尔维亚是整个欧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深度贫困严重地打击了塞尔维亚人民。与此同时，当局正在继续为所谓的外国投资实行极其糟糕的补贴政策。外国投资者是为了拿走，而不是带来。以亚历山大·武契奇政权为首的资产阶级当局继续推行私有化，现在已经轮到最后的自然资源私有化了，这造成了可能发生生态环境灾难的巨大隐患。对于反对夺取塞尔维亚自然资源并倡导维护健康

和环境保护的进步公众来说，唯一的办法是团结社会中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所有被压迫阶层。在塞尔维亚，“绿色议程”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代表着当前重要的政治范式。我们强调，保护环境的斗争不能与社会斗争分开。因此，那些致力于生态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斗士，应该同塞尔维亚反对人民和反工人的劳动和罢工法、极低的最低工资、对工会活动人士的骚扰、裁员、低工资等等的工人一起前进。为了环境而战斗的人们，也应帮助反对倒退的《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1]的学生。环保主义者还应加入退休人员、失业者和青年的社会斗争。

我们的党和我们的青年组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League of Communist Youth of Yugoslavia, SKOJ）在提高反对资产阶级政权措施的声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资产阶级政权的这些措施在疫情期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最反动的法西斯力量会对我们发动新的袭击。上个月，他们对我们贝尔格莱德的总部发动了几次袭击，造成了重大的物质损失。我们还承受着来自资产阶级当局的巨大压力。作为在塞尔维亚篡改历史的“修正主义”企图的一部分，他们把目标指向了我们组织的领导人。斗争中的另一个问题是集会限制措施带来的

组织困难，以及由于病毒传播而对公民集会的合理担忧。这使我们的工作大大复杂化，但同时也激励我们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也要以奉献和牺牲精神继续战斗。

尽管我们遇到了种种问题，但国际主义斗争仍然是我们日常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强调我们对世界所有民族，特别是对遭受最强烈帝国主义压力的民族和国家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例如我国科索沃和梅托希亚（Kosovo and Metohija）^[2]的人民，以及古巴和巴勒斯坦的人民。

亲爱的同志们，

在过去的 60 多年里，古巴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参与性的、可以满足全体公民基本需求的社会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公民不受保护。古巴也在教育、卫生、文化和科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启迪和造福了世界人民。古巴激励并支持了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正义事业。

菲德尔·卡斯特罗说过：“对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了：在自由中入睡，却在醒来时发觉自己已成为奴隶。”南斯拉夫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尽管以民族和宗教问题分裂古巴是不可能的，但是来自美国的颠覆和反革命企图不会停止。我们很关心古巴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我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帮助古巴人民，捍卫

^[1] 《博洛尼亚宣言》是欧洲一份关于高等教育制度的文件，由 29 个欧洲国家的教育部长于 1999 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正式签署。——译注

^[2]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是 1999 年之前设立于科索沃地区的一个自治省。南斯拉夫新共产党反对科索沃的独立地位，认为其是帝国主义干涉的产物。该党主张南斯拉夫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统一。——译注

古巴的主权和革命。

亲爱的同志们，

本着国际团结、道德一致和抵抗不公正与压迫的精神，南斯拉夫新共产党对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生存和巴勒斯坦国独立地位得到承认的正义斗争表示全力支持。

我们重申，我们坚决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为结束以色列占领而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这一长期斗争激励着我们自己在全世界的正义斗争。

我们谴责以色列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犯罪和占领，这种行为在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通过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资产阶级计划的斗争，以及加强国际主义团结和活动，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必将得到伸张。

亲爱的同志们，

帝国主义正持续不断地努力来确保他们的经济和战略地位，消灭对其帝国主义政策的任何抵抗，阻止任何民族解放、进步和革命的进程，将傀儡政权强加于各国，削弱各国主权，为跨国公司的剥削铺平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加剧种族、宗教和边界冲突，发动灭绝性的战争，使极端

反动的势力得以滋生，支持镇压性的、血腥的独裁政权，屠杀平民，造成人口大规模流亡，以饥荒为代价挟持整个民族，并在许多情况下实施了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

亲爱的同志们，

目前我们的斗争形势十分艰难。来自资产阶级与机会主义者的压力仍然很大。但是，共产党人必须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耐力和决心，以便在工人-人民的日常斗争中，在反垄断-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在一切条件下努力实现日常活动与争取革命工人政权的斗争之间的联系。

只有建立在对集中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实行社会所有制，对经济和社会服务进行中央科学计划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满足人民的需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工作条件，并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非常感谢大家！

(ZYPRESSEN 译 镜鱼 校)

菲律宾新人民军女战士：幸福就在革命中



来源：菲律宾共产党网站

作者：伊利亚·马卡利帕（Iliya Makalipay）

时间：2021年8月

链接：<https://cpp.ph/wp-content/uploads/2021/09/LIBERATION-Vol-38-No-1.pdf>（P51）

这是她从未想象过的生活

在加入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 NPA）五年后，青年活动家尼娜同志（Ka Nina）承认，她对红色战士的看法改变了很多。比如，她之前认为红色战士

们是不苟言笑的。“我本以为他们总是很严肃，不苟言笑，只谈论政治。但当我来到比科尔（Bicol）这里的游击区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她评论道。

他们会对许多最小的事情发笑，例如

在他们练习新歌时路过一条狗——他们嘲笑它就像他们嘲笑杜特尔特总统的定期声明一样。“一定是因为我们总是面临生死攸关的情况，才使我们建立了默契和同志情谊，让我们更加亲密。”尼娜同志解释道。在找到途径进入游击区后，她喜欢上了她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所以她选择留了下来。“也许这也是因为，作为一名学生活动家，我在参加集会、纠察队时，看见了国家的残暴行为。”她补充道。

与群众一起生活

在人民军队的五年中，即便尼娜同志十分想念她的家人和朋友，但她仍然融入了群众，这使她坚持了下来。“我们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这一定是我们能够克服牺牲、艰辛和身体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她叙述道。“与群众分享故事可以消除他们的疲惫感，即使我们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她对自己与群众一起生活的故事津津乐道。当被问及可否分享一个亮点时，她恳求道：“我可以分享两个吗？”

她喜欢反复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她刚加入新人民军时的经历。

她讲述道：“当我们去到沿海社区时，我们看到了群众种植植物的艰难处境。土地里没有生长出任何东西。他们没有淡水，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种植。”通过同志们和组织起来的群众们的努力，他们争取到

了木薯幼苗，并将其分发给社区成员种植。

“他们十分兴奋并且拥抱了我们，这真是太棒了，为群众做一些事情让我感到非常满足。”尼娜同志在重温那一刻时感慨道。

第二个故事是他们的部队与军方发生冲突的事。“两名同志倒下了。群众与我们的部队一起去找回遗体。”尼娜同志回忆着。“这是段很长的路，天还下着雨，更糟糕的是，我们不得不穿过敌人的防线。”当社区成员到达该地时，他们立即照看战友的遗体，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属一样。“虽然我的第二个故事很悲伤，但我觉得这是体现群众热爱同志们的最鲜明的例子之一。”尼娜同志补充道。

集体生活

像群众一样，尼娜同志的集体也带她度过了她最艰难的时刻。“当你因为想念家人而感到疲惫和虚弱时，他们会在那里指导你，帮助你，倾听你的感受。”她说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在集体中讨论。“我们在集体中讨论一切——从吃喝拉撒到孤独感。我们剖析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她是一个女人，但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妇女在革命运动中得到了平等和公正的对待。”

她声明道，不论是在新人民军的五年里，还是在此之前作为一名活动家时，她从未经历过性别歧视。

不过她承认，他们遇到的群众并不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重新引导他们。新人民军中的新兵也是如此，但新兵们马上就能接受并改变。尼娜同志补充道：“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每天 24 小时都待在一起，意识到死亡围绕在我们身边，我们随时可能遇到敌人，所以没有考虑性别的余地。”

“一位同志说，我们应该永远做好准备。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没有关系，因为子弹是不分男女的。人不需要大男子主义，也不需要粗暴的态度。无论你是男性、女性，还是其他什么性别，最重要的是拿起枪杆子的意愿，扣动扳机的意愿。”

新一代的干部

在庆祝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成立 50 周年之际，尼娜同志认可了革命运动对

菲律宾社会的贡献——从了解社会性质再到实施有意义的变革，同时也推进了人民战争。“在过去的 50 年里，我们已经证明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因为我们所争取的一切是正义和正确的。”

她认为，因为人民军队、群众和党员团结一心，未来的道路十分光明。尼娜同志参加了庆祝活动，她感到十分自豪和欣喜。“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 50 周年纪念日。”

当谈话结束时，尼娜同志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分享了她与群众一起生活的第三个故事。“当群众称我们为‘同志’或‘我的孩子’，而称反动派为敌人时，我们感觉非常棒，因为这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是正确的。”

（江南美人 译 VIU 校）

从法国劳动力市场看父权制

来源：法国“人民事业”网站

时间：2021 年 12 月

来源：<https://www.causedupeuple.info/wp-content/uploads/2021/11/CDP-57-COULEURS.pdf> (P14)

谈及劳动力市场中的男女不平等，我们时常想到的是工资上的不平等。我们经常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伪科学言论。媒体基于法国国家统计局（L'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INSEE）之类的大机构给出的数据，发表性别歧视的报道，声称工资差异是“女性的问题”。

例如，法国极右翼政客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11 月 7 日在法国商业频道上就强调了同样的论点。他说，政府数据显示，男女收入之间存在 12%-27% 的不平等，不是基于“同等的技能、同等的职业、同等的岗位”得出的统计数据。

那么实际上如何呢？政府到底有没有“欺骗”我们？对于那些只拿最低工资^[1]、感受不到男女收入差距的“平民阶级”来说，泽穆尔到底是不是他们的救星？

当然，资产阶级的所有辩论都是圈套。辩论的双方，一方想增加女性总经理的人数，另一方公开捍卫父权制。但是无产阶

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妇女的利益从一开始就不在他们的考量之中。让我们在下文中探究这个议题。



图：比利时埃斯塔勒国营工厂女工罢工示威

在事实面前，反动派的论据根本站不住脚

泽穆尔的论据显然可以推翻：他自己也承认，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有水分的数据，“无法解释的”男女工资差异是 5.3%。泽穆尔却从中得出“女性比男性生产效率更低”的结论！显然，这一荒谬的论断体现了泽穆尔公开的性别歧视。他的论断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5.3% 的工资差异也不算什么……然而，1500 欧元净工资的 5.3% 就接近于 80 欧元！在目前物价上涨的环境下，这笔钱分量不小，没有人会弃之不

^[1] salaire minimum interprofessionnel de croissance, SMIC。根据该系统，当物价增长时，会重新评估最低工资。
——译注

顾，尤其是无产阶级！

最自由主义、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甚至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女性“自由地”选择了低薪岗位，她们自己“选择”了工资更少的职业，市场并没有亏欠她们工资，反而是她们自己让自己陷入这种处境。对于这种说法，只能这样反驳：职业隔离（也就是说男女岗位之间的割裂）并不是女性的“选择”。主要由女性从事的工作（比如清洁、分发、家政、助教、服务工作）共同特征是工资很少，无产阶级劳动者很多。这些并不是“女性的”职业，而是无产者的职业：资本主义在这些行业野蛮压迫一半的无产阶级——女性。这种职业隔离正是为了创造盈利环境，加强剥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无证移民乃至全体移民在工作方面受到的隔离。他们要无薪工作多少个工时？有多少行业从腐败的零工机构获得了廉价、可供充分剥削的劳动力？2019年，巴黎附近的200名移民劳工在“黑背心运动”^[2]（Gilet Noir）中曾占领过餐饮巨头、剥削专家埃利奥公司（Elior）的总部。

泽穆尔等反动派对女性发起的攻击并没有止步于此。法国国家统计局称，男女工资近10%的差异是由于工时差异。他们拿出了一个现成的解释：“女性比男性更常打零工，是她们自己选择少工作的！”这仍然是在回避问题。这种解释看似基于

科学，实际上却是为了捍卫父权制。

确实，女性比男性更常打零工。打零工的妇女占女性劳动者的30%，男性则只有10%。女性劳动者占据了零工岗位的80%。约半数的女性“被迫”打零工，也就是说，她们目前的岗位不需要她们工作更长时间了。要知道，这些岗位每周只需要25个工时，偶尔是30个工时……永远不会转变为全职岗位。这些“浮动工时合同”每月工资只有1000欧元！25%打零工的女性劳动者还得照顾孩子或不能自理者，也就是说，她们在家还要付出一份劳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妇女的所谓“选择”到底体现在哪呢？反动派论据的纸牌屋坍塌了：泽穆尔无论如何努力，也找不到任何一个“选择”每月只拿760欧元工资（全国平均工资）的残障学生陪同人员（AESH）！



图：孟加拉国纺织女工为工资而罢工

资产阶级的“进步”面具正在剥落

我们目前为止研究的问题似乎让政府及其数据看起来更有道理了。然而，恰恰是我们刚才的那些论点，可以自觉瓦解自由派资产阶级关于工资问题的错误论点。

^[2] 法国的无证劳工争取权利的运动。——译注

我们再来看看工资差异。我们看到，社会整体男女工资差异要高于“同等行业、同等能力、同等岗位”的男女工资差异。这背后的原因是：那些属于高等小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的职位（比如高管、总经理）大多由男性从事。金融业和保险业是工资差异最显著的行业——男女工资差异达到了 30%。相反，在那些低薪行业（比如零售业），工资差异则是 14%，低于所有行业整体的平均数。在领最低工资的法国人中，女性占了多数——大概 60%，也就是 200 万人。

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法国资本家剥削无产者，维持低工资。因此，这个问题就是整个工资制度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地位低下，作为无产者的她们受到了更大的剥削。因此，法国资产阶级（不管是马克龙还是勒庞）粗暴反对提高工资（例如，反对切实地根据物价重估最低工资，或者重估勉强超过最低线的工资），也正是一场反对工资平等的较量！此番较量不是在企业董事会反对男女同工同酬，而是在与无产阶级较量。

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工具：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摆脱它。回顾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废除社会上一切方面的父权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政策之一，并贯穿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始终。例如，在今天的社会中，“同工同酬”的原则据说已经写入法律。但上述解读已经阐明了它是多么的虚伪，无产阶级妇女受到的日益

严重的剥削仍被掩盖着。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真正实现了同工同酬的权利。生育或照顾孩子并不影响工资收入：例如，哺乳时长也计入工时并付给工资。孩子们在父母单位的职工子女幼儿园得到安置，工作单位男女职工不受区别对待，工资收入也不因育儿受到影响。许多女性都与反动派传播的错误言论作斗争，批判诸如“男女要各司其职”之类的观念。在劳动力市场上，一切因工资或教育制度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都被视作危害社会。社会主义的一切政策都自觉精准地打击了父权制，包括劳动方面的父权制。

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这是因为，一旦无产阶级掌握权力，就不止“想要”摆脱父权制，而是“必须”摆脱父权制以发展革命。在劳动和工资方面的政策也不例外：在这些领域，无产阶级的政策比一切资产阶级能够提出的政策都更进步。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是要真正改善广大群众、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其半数都是女性。在这个议题上，当我们面对反动派言论或虚情假意的演说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在那些数据背后，资产阶级正在耍着几十种花招，维持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行这样唯一的政策——不仅在劳动岗位上，而且在所有方面上，都要反对男女不平等。

（VIU 译 长笛 校）

为什么不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希腊共产党纲领的相关理论问题》连载



编者按：现行《希腊共产党纲领》通过于2013年4月希腊共产党十九大，本系列文章是对该纲领的解释。我们将连载本系列文章，本文是第二章第四节。

来源：希腊共产党网站

链接：<https://inter.kke.gr/en/articles/Theoretical-Issues-regarding-the-Programme-of-the-Communist-Party-of-Greece-KKE/>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什么是社会革命？

2.4 政权问题。粉碎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不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有一个问题曾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道路上多次出现，那就是：工人阶级能否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构建它自己的政权。

围绕这个问题的困惑源于一个事实：

资产阶级国家，这里主要指采用议会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似乎是一种非阶级国家，似乎建立在这样基础上——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都可以民主地表达自身意志。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一章中，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是如何被粉饰为一种与资产阶级相分离的事物的：“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 [Gemeinwesen]，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1]

1848 至 1871 年间以巴黎公社为高潮的阶级斗争，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不能“接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己所用，与此相反的是，它不得不“粉碎”它，并代之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国家机器。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一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学说，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相关论述，从而揭示了：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

他强调说，没有“纯粹”民主，只有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是少

数人即资本家、资产阶级对政权的争夺。它是资本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上有利于少数人利益的民主，同时是对多数人的专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革命政权也不是“纯粹”和“中性”的。它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对少数人即原来资本家的专政。

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即便是最完善的议会民主形式也无法超越这些限制。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家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劳动者的工具。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这样。”^[2]

资产阶级议会维护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这样，少数人（资本家）的利益就能通过它的受到多数人（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支持的政治代表来实现。因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代表性，是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组织最典型的形式。列宁重复了恩格斯的话，指出：“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

^[1]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 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6.htm> ——译注

^[2]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 年 12 月 16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works/38/001.htm> ——译注

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3]

如果资产阶级组织形式还保留有旧时代的特点（例如，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体制的发展和职能发挥大大落后，而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那么以排除它们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的运动便会形成（例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这样的运动中，随资本主义发展本身而产生的中间阶层占据上风，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贫苦大众则被他们拉着走。

对这种运动的煽动或支持，往往与其他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有关，即它们在能源、基础设施、国际运输和军事基地等资源控制权上的竞争。帝国主义列强，如美国、欧盟，则以“民主化”为借口，直接介入（例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或间接介入（埃及、叙利亚）这些运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的土地上，在不得不面对工人和人民的真正代表时，那里的普选权（这些权利不是资产阶级让出来的，而是工人阶级用斗争夺来的）就会受到公开或隐蔽的限制。因为只有共产党（只要它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的代表才能真正代表工人和人民。否则，工人和人民的选票就只能决定“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

民”。^[4]

根据阶级斗争的进程，在有些阶段，对选举活动的干涉是以公然的暴力方式进行的，希腊统一民主左翼党（United Democratic Left, EDA）（当时，希腊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在其中积极活动）的遭遇就是例子。^[5]

当然，对普选权的“篡夺”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最正常的条件下，哪怕大规模公开威胁和暴力现象消失，资产阶级也能通过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操纵和收买来让工人阶级“自由地”选择对立阶级的代表，投出与他们的雇主相同的选票。

至于资产阶级制度框架内的多党制，它表现的是：资产阶级各部分在各自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对于资本主义治理问题的分歧和矛盾，以及他们轮流执政的需要。这样就掩盖了他们的阶级性质和战略路线。

由于上述原因，革命的多数只能在这样的民主体制之外形成，其条件是：反对这些体制的力量已经成熟，期望这些体制实行有利于人民的措施的幻想已经破灭，工人阶级不仅在生产单位里组织起来，不仅在经济基础上组织起来，而且以政治方向（即为自己的政权而斗争的方向）组织

^[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21.htm> ——译注

^[5] 希腊统一民主左翼党成立于1951年，由希共党员和其他左翼人士创建，作为当时处于非法状态的希共的合法替代组织运作。1967年希腊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并取缔该党。——译注

^[3]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1/002.htm#3>

起来。在回应机会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阶层可以通过资产阶级选举形成多数，以此表达人民的意愿和提供夺取政治权力的可能性的幻想时，列宁写道：“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作为他们现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才存在着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能够具备高度的觉悟、坚强的性格、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单凭投票表决就可以决定或者不需要长期的斗争经验就完全可以预先决定他们跟哪个阶级或哪个政党走。”^[6]

每当劳工运动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资产阶级体制夺取政权、获得议会多数或与这些体制达成妥协时，它就最终化为资产阶级或其某一部分的追随者，被同化为垄断统治的支持者，并在这一路线中失去已经获得的经济成果。此外，很多时候，对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资产阶级体制、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幻想，使工人阶级可能在反抗国家镇压的关头被解除武装，从而为国家大规模镇压工人提供基础（例如 1973 年的智利等）。

当阶级斗争的激化产生了尽管极其微小、但是却危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能性时，资本主义民主支持者就会转而对劳工运动使用公开的恐怖主义暴力。这一点不仅被希腊的经验所证实，而且被国际经

验所证实。然而，他们并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因此，在虚假的“和平发展”（如选举法）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恐吓之外，他们还会采取更多手段以操纵选举，有时甚至包括对共产党的禁令（例如，在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符号的禁令）。同时，他们在选举期间欺骗选民，甚至使用一些手段来离间选民，迫使他们放弃投票。

人民主权、大众授权、人民意志，只有在人民接受现状时才会被提及。当人民选择不接受的时候，他们的意愿就被“处决”，其中一个例子是在批准欧盟条约时，全民公决给出的否决结果的命运（例如 2008 年爱尔兰为批准《里斯本条约》而举行的全民公决。在 2009 年，在经受巨大压力和资产阶级内部冲突加剧之后，第二次全民公决最终批准了该条约。爱尔兰是欧盟 27 个成员国里唯一就此条约举行公投的国家）。^[7]

希腊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指出：“事态发展表明，国家暴力与镇压的加剧以及对政治与工会自由的限制将

^[6]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 年 12 月 16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works/38/001.htm> ——译注

^[7] 为推动所谓欧洲一体化进程，2007 年 12 月欧盟各国首脑签订了《里斯本条约》，并交由各成员国批准。大多数成员国以议会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该条约。但爱尔兰宪法规定，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需经全民公投才能批准。爱尔兰遂于 2008 年 6 月举行全民公投，结果反对票为 53.4%，未能通过，造成原定于 2009 年 1 月在欧盟范围内实施的《里斯本条约》搁浅。这一结果是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在资产阶级当局的运作下，爱尔兰于 2009 年 10 月再次举行公投，结果以 67.1% 的支持率通过。——译注

通过宪法的反动修订来予以表现，这些修订将引入上述相关法律和欧盟框架的限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甚至对他们自己所凭借的基础——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满意。他们选择破坏劳工运动，阻止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阶层任何可能的激进化。这与限制希腊共产党活动、宣布反共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利用众所周知的‘两个极端’理论^[8]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

(Coke 译 食语虫 校 瓦西里 排版)

^[8] 指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的理论，用于诋毁共产主义。——译注

^[9] 《希腊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
<http://inter.kke.gr/en/articles/Political-Resolution-of-the-19th-Congress-of-the-KKE> ——原注